

上册 ▼

# 她与光同行

尤小七

作品

平凡中的求索，  
不甘平庸，  
就让世界看到我的光芒。



尤小七  
作品

# 她与光 同行

[上册]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她与光同行 / 尤小七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7. 7

ISBN 978-7-5552-4527-8

I. ①她… II. ①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98237号

书 名 她与光同行

著 者 尤小七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特约编辑 李文峰 时 瑜

装帧设计 千 千

照 排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45.5

字 数 67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527-8

定 价 79.80元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:畅销·青春文学

## 目 录 [上]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赌约 | 1   |
| 第二章 参赛 | 15  |
| 第三章 初胜 | 42  |
| 第四章 往事 | 58  |
| 第五章 桃坞 | 77  |
| 第六章 红毯 | 110 |
| 第七章 风波 | 133 |
| 第八章 反击 | 159 |
| 第九章 惩恶 | 185 |
| 第十章 金曲 | 204 |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争角 | 235 |
| 第二章 拍剧 | 256 |
| 第三章 生变 | 293 |
| 第四章 流言 | 315 |
| 第五章 励志 | 343 |
| 第六章 表白 | 371 |
| 第七章 巴黎 | 397 |
| 第八章 星光 | 428 |
| 第九章 归国 | 442 |
| 第十章 阻碍 | 456 |

## 目 录 [中]

## 目 录 [下]

|     |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湖岛   | 481 |
| 第二章 | 治愈   | 510 |
| 第三章 | 婚前   | 528 |
| 第四章 | 惊变   | 550 |
| 第五章 | 破茧   | 565 |
| 第六章 | 荣归   | 585 |
| 第七章 | 婚姻   | 616 |
| 第八章 | 波澜   | 643 |
| 第九章 | 遇险   | 673 |
| 第十章 | 结局   | 687 |
| 番外一 | 新婚轶事 | 696 |
| 番外二 | 怀孕轶事 | 700 |
| 番外三 | 百年孤独 | 705 |
| 番外四 | 星的泪光 | 709 |
| 番外五 | 碧海歌声 | 715 |

## 第一章

# 赌约

初秋，天气微凉，Y市下起小雨，天地间笼罩着一层烟色轻纱，城市街道上不闻往常的喧哗，只听见淅沥的雨声。

与屋外轻悠的雨声相反，Y市电视台的化妆间内正发生着一场激烈的争吵。

电视台员工围成一团，看向人群正中的年轻女郎，那女子二十出头，容貌明艳，身材高挑火辣，还蹬着一双十五厘米的恨天高，她挺胸瞪眼时，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她凌厉的压迫感。

她向另一名女子一指，做了美甲的指甲水钻闪耀：“樊歆，你什么意思，我们第一次上节目你就迟到！你故意的吧！”

长着一张好人脸的导演赶紧打圆场：“好了秦晴，樊歆都解释过了，下雨堵车才迟到的，再说，就晚了半分钟，可以忽略不计的！”

秦晴嗤笑：“王导，这可不是时间多少的问题，樊歆既然跟我一个组合，她迟到就是丢我的脸，丢我们Sweet的脸！”话到此处，她的手往桌上一拍，猛地抬高音：“樊歆，说你呢，听不见啊！”

三步之外，叫作樊歆的女子正坐在化妆镜前，明净的镜子映出她的身姿。与秦晴泼辣张扬的性格截然不同，她安静地坐在那儿，还未来得及上妆，脸上一双眸子清亮剔透。对方的咄咄逼人对她似没什么影响，她淡淡地对化妆师说：“姐姐，节目快要录了，正事要紧，赶紧上妆吧。”

见对方充耳不闻，秦晴不顾电视台工作人员在场，扬起手中的杂志甩了过去，没砸中樊歆，却打翻了桌上的水杯。秦晴尖厉的嗓音再度响起：“樊歆，迟到犯错你还

能若无其事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必须向我赔礼道歉，今天是我们Sweet的团体活动，而你影响了Sweet的整体形象！”

气氛顿时凝重起来，众人围观着旋涡中心的两人。这个名为“Sweet”的组合，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盛唐演艺公司新推出的组合，成员就是正在对峙的秦晴与樊歆。这个叫秦晴的，虽是入行不久的新人，但因颜值高、脾气暴再加后台硬，早在圈里出了名，而这个樊歆，不曾听说有什么后台，又一副纤瘦清丽毫无杀伤力的模样，也不知招不招架得住。

见樊歆没动静，秦晴眼神一厉：“你是耳聋还是脑瘫啊？道歉！”

樊歆的情绪没什么太大起伏，反而微微浅笑：“道歉？好啊，那你先给我道歉。”她笑得并不明显，只是嘴角微微上扬，两个小梨窝若隐若现。

樊歆这不怒反笑的态度让准备拿乔的秦晴怔住：“我凭什么给你道歉？”

樊歆语气平静：“你忘了？上周末拍广告，你迟到三个小时，后来干脆旷工不来，我在太阳下等了你一下午，被晒得脱了一层皮。”

秦晴理直气壮：“我那天是因为生病了，不是故意迟到。”

“生病？”樊歆笑道，“那应该去医院啊，怎么跟别人去了别处？”

秦晴的脸色微变，闪烁的目光暴露了她的心虚，但她仍强硬道：“你瞎说什么！”

化妆镜里清晰地显出樊歆此时的模样，她面色依旧温和，口气却很笃定，她笑了笑，将证据温声细语又一针见血地抛出来：“那天你穿绿色裙子，拎黑色包。”

“你……”秦晴的话噎在了喉中，不知是被对方戳穿真相无言以对，还是摸不清对方的套路而凝神戒备。她压低了些嗓门，化为一声嘲讽：“哼，你看到又怎样，你敢去告诉我舅舅吗？”

“芝麻大的事需要惊动盛唐的副总吗？我只想摆出我的态度：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希望大家以和为贵。”见秦晴的气焰弱了一半，樊歆适时给了个台阶，“你认为呢？”

秦晴哼了一声，碍着把柄在对方手上，一口气终是憋了回去，向化妆师手一摆：“还愣着干吗，化妆！”

中午录完节目后，公司派保姆车来接，几人共乘一辆车，秦晴与助理坐在一处，樊歆单独坐在最后，经纪人汪姐也来了，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上。

路上闲来无事司机打开车内的新闻播报器。女主持人的声音有几分调侃也有几分沉重：“各位观众，今天头条依旧是娱乐大亨慕春寅，据Y市晚报爆料，号称国民情人的慕总经理最近与日法混血嫩模Kimi交往，被拍到两人同赴海滨美城度假。照片

上Kimi身着热辣比基尼，两人贴脸亲昵羡慕旁人。想必看到照片的其他美女都得失望了，这位国民情人，终究轮不到自己呀……”

听到这里汪姐笑起来：“又是慕总的消息，全世界的娱乐报纸头条都是他！他前几天才跟国民妹妹在一起，今天就换成了日法小嫩模！”

年轻的司机爱八卦，笑着接话：“谁让咱慕总有钱有势又风流呢，每天香车美女到处拉风，记者不拍他拍谁？”

汪姐颌首：“那是，‘头条帝’的外号可不是白叫的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有三百天的头条都是他。”

司机一边掌握着方向盘，一边开着玩笑：“听说慕总还有一个外号叫一夜七次郎，是真的吗？”

汪姐哈哈大笑：“不知道，只听说跟了他的女人都很满意！”

车后座的秦晴对这种话题不好插嘴，可耳朵竖得高高的。

突然汪姐想起了什么，扭头说：“秦晴，这阵子你加紧练习，月底有活动让你参加。”

秦晴眸子里闪过喜色：“什么活动？”

“高层要求暂时保密，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，这是一流电视台的综艺节目，去年这个节目创下连续六期全国收视率第一的好成绩，你就算去打个酱油，知名度也会大大提升。”

秦晴美眸流转，喜道：“太好了！”她想起团里的另一个人，手往后头的樊歆轻轻飘飘地一点，问：“那她呢？”

汪姐道：“樊歆不去。”

秦晴勾唇一笑，向樊歆丢过去一个炫耀的眼神，得意之色不言而喻。

秦晴的小助理好奇，在一旁怯怯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秦晴倚着车窗拨弄自己的水钻指甲，那水钻随着光影不住地变幻，一丝丝微冷的光，映衬出这一刻她眼里的轻蔑：“圈里哪有这么多为什么，高层不想她上就不让她上咯。”

秦晴对上午的事还耿耿于怀，肚里未消的火让她的话听起来阴阳怪气。

汪姐闻言微微蹙眉，朝后喊道：“樊歆。”

樊歆正靠在座位上听歌，刚才几人的对话她根本没听见，见汪姐朝自己挥手，她将耳塞拔出来：“汪姐，什么事？”

汪姐问：“给你配了助理你怎么老不带，一个人跑来跑去不麻烦吗？”

樊歆道：“只是一个简单的通告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”

汪姐看了看她手中的耳机，笑眯眯地转了个话题：“难怪苏雅老师老说你勤奋，

我看你到哪儿都在听歌学习，在练功房练舞也常练到深夜才走。”

樊歆抿了抿嘴，一对小巧的梨窝又显了出来：“这条路上优秀的人太多，不努力怎么行？”

前排的秦晴撇撇嘴：“努力有什么用，月底的节目还不是上不了？”

她的话刚落，汪姐又冲樊歆道：“樊歆，我知道你用心，但这阵子你练习得不要太过，保护好嗓子，《巴格达之恋》的片尾曲还等着你唱呢！”

秦晴惊讶道：“什么，那部投资三亿的电影片尾曲由她唱？”

汪姐道：“对，今早下的通知。”

秦晴眼里掠过不甘之色，刚才的欢喜早已烟消云散，她质问道：“汪姐，凭什么我去综艺节目打酱油，她却在国际大片里独唱主题曲？”

汪姐的回答含着淡淡的揶揄：“就像你说的，这圈里哪有这么多为什么。”

秦晴气得转过脸去没再说话。她虽性子骄纵，可也知道汪姐是公司里的资深经纪人，曾带过不少红星，她不敢冒昧冲撞。

车子继续平稳行驶，前座的秦晴掐着指甲暗自恼火，后座的樊歆却平淡如初，仿佛对电影主题曲的事早就知情。

到了盛唐总部，车停在地下车库，秦晴、樊歆一前一后下了车。秦晴非要挡在樊歆前头下，临走时还不忘丢下一记恨恨的白眼。

两人离去后，汪姐蹙眉道：“这秦晴真是心眼窄，就因为培训老师曾夸樊歆舞蹈功底好，她就为这事处处跟樊歆过不去。”

司机瞅瞅四周无人，这才说道：“谁让她舅是刘副总呢，那是慕总面前的红人，谁敢招惹？”他又叹气道：“这樊歆受秦晴的气，就是吃了没有后台的亏！”

“樊歆没后台？”汪姐笑着摇头，“没后台她会在二十五岁的年纪出道？”

司机若有所思道：“也是，这个出道年龄对艺人来说算晚了，一般公司根本不考虑。”他看向汪姐：“那樊歆的后台是谁？”

汪姐摆手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您是她的经纪人，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汪姐双手一摊：“我真不知道，当初吴特助将樊歆交到我手上时，只说了一句话：千万看好她，出了问题咱俩都得死。”

车库外的天阴沉沉一片，小雨依旧滴答滴答地下着。

樊歆撑着伞走出车库，便见秦晴守在车库口，仿佛就是在等她出来。

车库附近没什么人，地面水渍被秦晴尖细的鞋跟踏出一串水花，她涂了桃色唇膏的红唇上掠过一抹冷笑：“樊歆，能挑大梁唱主题曲很得意吧？”

樊歆顿住脚：“秦晴，你从哪儿看出来我很得意？”她指指自己温和无害的脸：“这叫得意？”

樊歆的侧面回击显然超出秦晴的预料，秦晴俏脸上略显恼怒：“樊歆，耍嘴皮子有什么用，会唱歌跳舞又有什么用？我舅舅主管盛唐影视业务，是慕总爱重的左膀右臂，只要我去跟他吹吹风，保准你的星途就此黯淡！”

樊歆不想多说，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。

樊歆避而远之的态度反倒让秦晴更加恼怒，秦晴快步拦住樊歆：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樊歆淡淡瞥她一眼：“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秦晴站定，收起先前的怒意与倨傲，第一次认真打量自己的团友兼对手。

眼前的女子立在斜风细雨之中，樱桃色的针织衫衬得她肌肤雪白，隔着烟青色的朦胧雨幕，她卸妆后的脸庞有浑然天成的清丽，令人联想起唯美的风景片中那山水静谧的湖上清莲、林中的白樱。

不是所有人都能将素面朝天化为美，就像不是所有人都能驾驭得住浓烈的烟熏妆，而樊歆却可以在二者之间轻易跳转，且游刃有余。

秦晴心里一堵，恼意更甚，干脆开门见山：“樊歆，有种就亮底牌！你的后台是谁？”她嗤笑一声：“让我猜猜，是人力资源部那肥头大耳一口黄牙的张总监，还是策划部那男女通吃的吴主管？据说他在床上口味特重，六十岁了还花样繁多……啧啧，你也受得了？”

见樊歆脸色微变，秦晴暗自得意，正欲继续奚落，谁知手机一响，来了条短信。

樊歆无意间看到她的手机屏幕，轻轻挑眉：“咦，秦晴，你拿慕总的照片做壁纸……”

秦晴保持着轻蔑的姿态：“少见多怪！慕总可是这个圈里最高的枝，哪个女人不想攀？”见樊歆兴致勃勃地瞧着照片，她一惊，警惕地盯向樊歆：“我警告你，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满盛唐都是我的人，跟我争？你趁早死了这心！”

樊歆满脸淡然。

秦晴越发戒备起来：“你该不会……真对慕总有意思吧？”

樊歆抿抿薄唇，她的唇色如初夏的蔷薇。她笑起来：“你猜？”

秦晴有种一拳头砸在棉花上的无力感，她的眸光掠过樊歆：“你要玩是吧，好！看谁玩得过谁！”

秦晴离开后，樊歆搭公交回家。她虽然是公众人物，但像她这种三四线的新人，戴上防尘口罩后根本没人认得出来。

公交车穿梭在大街小巷，路过Y市最繁华的路口，广场里巨大的LED屏幕上不断滚动着最新资讯。坐在樊歆前排的小女生指着LED屏道：“看，是头条帝慕春寅的新闻，他又换女伴了吗？”

她身边的女伴一副深谙娱乐圈八卦的语气：“有什么稀奇，不都说他的女人一周一换吗？”

先说话的女生显然深受傻白甜偶像剧的影响，她双手握拳，对着LED屏幕呈四十五度角憧憬凝望，嗲声嗲气道：“虽说他花心滥情，可这些小缺点怎能掩盖他的光芒呢？他英俊高大、聪慧精明，十几岁就接手家族企业，现在已是Y市首屈一指的名贵，人家要是能与他好上一天，这一生就知足了，嘤嘤嘤……”

这幻想着“霸道总裁爱上我”的嗲气，让樊歆听出一身鸡皮疙瘩，樊歆朝LED屏瞅去，只见巨幅屏幕里清晰地放大出男人漂亮的脸，他勾着薄唇，略微上挑的眉眼里携着一缕风流，正搂着怀里的混血美人。

樊歆将目光收回，塞紧耳塞，继续听歌。

公交车到站是在一刻钟以后，樊歆下了车往小区走。

在这Y市顶级的富人区内，连绵精致的洋房与花木交映的花园无须多提，就连门口保安看人的眼色都比其他小区的更殷勤。

刚进家门手机便响了起来，樊歆接了电话，那头传来熟悉的嗓音，慵懒悠然却又轻车熟路地发布命令：“今晚陪我应酬，在门口等我。”

话音刚落对方便断了通话，樊歆知道，她要卸下艺人的身份，以助理的身份陪主子应酬了。

樊歆迅速换了一套干练的黑色职业装，将头发利落地绾起，戴上端庄沉稳的黑框眼镜。

豪车停在门口，樊歆坐进了车后座。刮雨器在前车窗上来回地刮，窗外喧嚣的雨声中，副驾驶座上她的主子对司机道：“去国辉酒店。”

车子行驶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，副驾驶座上的人问樊歆：“知道去国辉干嘛吗？”他的声音懒洋洋的，说这话时并未回头，背对着樊歆，立挺的真皮靠椅遮住他的模样，只露出后脑处亚麻色的中短发，在微光下泛着洋气的色泽。

车内混着莺莺燕燕的馥郁之气，樊歆不喜欢这种杂乱又奢靡的香水味，蹙眉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副驾驶座上的人斜靠在座椅上笑了一声：“某人要唱电影主题曲，我当然得去跟主创团队打个招呼。”

樊歆道：“你不用这样，我没想过要走后门。”

副驾驶座上的人停顿片刻，随即笑意更浓了：“樊歆，你肯回来伺候我，我自然不能亏待你是不是？”

樊歆垂下眼帘，沉默。

见她不回应，副驾驶座上的人转过脸来。路边的灯光穿过雨幕，将他英俊的脸庞映得光鲜如暖玉，那眉眼飞扬顾盼流转，嘴角笑意盈盈，让人联想起迷迭香的奇异魅惑。这五官的完美组合如此熟悉而特别，正是下午商业街LED屏幕上的那张脸！

他就是演艺圈里的风云大佬，全国人民口中的头条帝，盛唐的老板慕春寅。

车子很快抵达国辉酒店。觥筹交错的豪华包厢里，主宾双方围绕着即将开拍的电影聊起来，场面上言笑晏晏。慕春寅作为投资方之一，自然被恭敬有加地请到上席，而樊歆作为特助陪在一旁。眼下的她一身干练的白衬衣加黑套裙，戴着文绉绉的眼镜，哪里还有艺人的模样，再加上她不声不响地坐在角落埋头吃菜，压根没人认得出来。

一群人谈兴正浓，对桌周导演忽然面露喜色地起身：“呀，有贵客来，我出门迎接！”

周导是一贯的大牌作风，待人接物鲜少这般殷切。众人不由得问：“什么贵客值得鼎鼎大名的周导亲自迎接？”

周导将酒杯往桌上一搁，分外亢奋：“大腕！国际一流大腕！有钱也请不到！有他加盟电影，那是如虎添翼！”

众人的好奇心瞬时被撩拨到半空，包括樊歆。

周导急切地走到包厢门口，刚拉开门便呆住了，对着门外的人惊喜道：“哎呀，我的贵宾！您这么快就来了，我正准备去接呢！”

贵宾已到？樊歆的目光随着一千人的视线齐刷刷地投了过去。只那一刹那，似五月晴空闪过一道摄人魂魄的闪电，她的神情陡然僵住。

包厢门口的水晶灯下伫立一人，他身材颀长，简单的薄荷色衬衫配浅色休闲裤，随意的站姿显出笔挺的身姿。斑驳交错的光影中，他身后是大片背景墙，中式的墙纸上绘着连绵的盛夏之莲，而他立于粉翠盎然的风景前，像极了墙纸里的青荷，亭亭净植，沉静端庄。他踏步上前，清隽的眉眼里有几分清傲几分疏离，目光环扫众人时稍显淡漠，但这丝毫不能阻止包厢里的热情，现场因他的到来瞬时炸开了锅，一千人异口同声地高呼：“温先生！”

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惊喜之色，唯有樊歆，她手中的香槟抖了抖，那含在口中的酒液，险些呛进气管。

蓦地一只手伸过来，捏得樊歆胳膊一疼，她远在九霄云外的魂终于回了身，她没好气地向偷袭者瞟去。不用猜，掐她的只会是慕春寅。

慕春寅扫扫那被众星拱月般围簇着的温浅，笑意浅浅，他凑到她耳边，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呀，是他！温浅！”

那边监制、导演等剧组骨干仍在围着温浅奉承。

“想不到温总肯赏脸跟我们合作，实在太振奋人心了！”

“什么温总，人家是国际天才艺术家！‘总’这个字太俗气，还是称温先生吧，温文尔雅，才华卓绝，多好！”

一群人笑起来，有人接话：“温先生这次亲自操刀电影音乐，再配上我们的大制作3D魔幻特效，一定能给观众带来极致的感官享受……”

那边的示好没完没了，樊歆收回视线，投向面前的香槟酒。她头顶的奥地利水晶吊灯明亮剔透，光线透过澄澈的酒液折射出冰晶般的光泽，她一动不动地瞧着，无法控制自己这一刻紊乱的心跳。

那边温浅被簇拥着朝这头走来，樊歆将脸埋了埋，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若无其事。

他终于走到她身后，双方的距离只有十几厘米。

曾经相距天涯，如今仅隔咫尺。樊歆的心跳终于飙到最高值，一下一下似要冲破胸膛。

十年了，十年！

她以为往事早已尘封，亦以为自己绝望的心早就如死水无澜，然而此刻，那些隔世经年还是从回忆深处翻涌而来，一如呼啸不绝的波涛狂潮。

她攥着台布的指节绷到发白，等着他的目光游移过她的脸。

然而，他的视线在她身上只是轻飘飘地掠过，毫不停留。

她怔在那里，说不出话。

他是她心头年深日久的朱砂痣，她却只是他陌路不相识的路人甲。

十年苦恋，他竟然没有认出她。

酒局结束，雨已经停了，依旧是司机开的车。

Y市的夜热闹忙碌，车水马龙。车子平稳行驶在二环线上，樊歆坐在车后座，呆看着窗外的夜景。慕春寅就坐在她身旁，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她的表情。

樊歆被他瞅得不耐烦，问：“你看着我做什么？”

慕春寅骚包的脸被昏黄的车灯打了一层柔光，英俊到令人发指，他嘴角噙着一抹隐含深意的笑：“我高兴。”

“你高兴什么？”

慕春寅换了个姿势，懒洋洋地歪靠在真皮座椅上：“我幸灾乐祸啊！”他唏嘘几声：“啧啧……十年痴恋啊，可他连你的样子都记不得。”

车窗外夜景斑斓如画，高楼霓虹闪烁变幻，记忆一帧帧如电影般快速倒退。樊歆抿抿嘴唇，目光落在窗外，沉默。

“怎么不说话？”

“不想说。”

慕春寅以手支头，笑吟吟地问：“怎么，你爱的人心里没有你，于是你心如刀绞吗？”

他的口吻明明极平静，却有咄咄逼人的架势，樊歆垂下眼帘，不理他。

慕春寅陡然倾身，捏住了她的手腕，动作粗暴：“你说啊？”

前面开车的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闻声一顿，偷偷从后视镜里往后看，被慕春寅狠狠瞪一眼后赶紧将脸转回去。

车速平稳，车子不断超过街道上的车辆，车后座的两人还在僵持。

樊歆抬眸，与慕春寅漆黑的眼睛对视：“慕春寅，看我痛苦，你就这么痛快吗？”

慕春寅松了手，脸上再次浮起笑意，墨色的眸子在阴暗里熠熠生辉，他慢悠悠地说：“当然，你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。”

十分钟后，车子抵达慕氏别院。

这是一幢装饰奢华的老别墅，略显斑驳的墙壁上有年月的痕迹，时光携着记忆沉淀其中，最后定格在客厅的巨幅老照片上。

照片有些发黄，明显经受了不下十年的时光洗礼。照片背景是绿草如茵的庭院，院落的白色藤椅上坐着四个人，一对微笑的中年夫妇怀里各抱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，左边是衬衣加背带裤的小男孩，漂亮的模样跟慕春寅极相似，右边则是小女孩，鹅蛋脸大眼睛，完全是樊歆的缩小版。

两人进屋第一眼便看到照片，眸中均翻腾着复杂的情绪，但谁都没开口，随后慕春寅换好鞋往沙发上一躺，薄唇朝厨房一努：“去做消夜，我要虾饺。”

樊歆依言进了厨房。

慕春寅的嘴向来刁钻，虾饺只吃纯手工现做的，所以全程她都得亲自动手，揉面、擀皮、剥馅、调味、下锅、配小菜。一碗小吃有着七八道烦琐的程序，可她没有任何的不耐烦，面上是习以为常的平静。

她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就像她习惯了为他洗衣做饭铺床叠被，习惯了被他颐指气使地呼来喝去，习惯了所有收入都被他没收，甚至身份证、护照等证件全被他扣押……他的一切正常与非正常，变态与更变态，这些年她都习惯了。

一小时后虾饺做好了。樊歆将虾饺与配菜一盘盘端上桌，薄釉的雪白骨瓷餐具像透光的蛋壳，与琳琅的菜肴相得益彰，放置于钩花的欧式桌布上，低调中彰显着贵族

式的优雅与讲究。

慕春寅舀着虾饺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我刚打了个喷嚏，是不是你偷偷骂我了？”

樊歆摇头：“我没有！”

慕春寅瞥她一眼，笑得优美动人，温柔无害：“你骂我也是应该，那些年我也骂了你无数回。”他的视线透过袅袅升起的热气落在她脸上，目光异常明亮凌厉：“我甚至想着，有生之年如果再见，我非得掐死你。”

他的话明明是开玩笑的口吻，却有不可磨灭的冷意，樊歆明白自己触了他的逆鳞，忙将话题岔开：“你今晚还出去吗？要找谁陪？还是去斯嘉丽酒店？”

她急于转移话题，连问了几个问题。没错，除开做饭洗衣外，她还负责打理他的后宫三千，譬如安排他跟谁约会，在哪个酒店睡，甚至给女伴准备礼物……总之，她既是演艺新人又是总裁生活特助的双面人生真的好忙碌。

说到这儿她一阵感叹：秦晴，你干吗跟我过不去，你要是想攀上圈里最高的枝，那你就得好好巴结我，这慕春寅如果是皇帝，我可就是那端着绿头牌的大太监了！

“发什么呆！”慕春寅用胳膊肘顶她一下，手中的茶水映出他轻佻的笑，“昨晚那个腻了，今晚你要挑哪个让我睡？”

他这句直白而露骨的“让我睡”说得自然而然，像是在询问明天吃什么菜般平静。

樊歆提出老建议：“你要是没想好就摇骰子吧，摇到谁就是谁。”

她神情真切，活脱儿一个为主公出谋划策的忠心谋士。

慕春寅笑了一声，问：“你就这么喜欢帮我挑女人吗？”

樊歆摆出贴心管家般的笑：“这不是我的工作吗！”

慕春寅笑着，散漫不羁的表情越发让人看不透，他转了个话题：“听说你跟秦晴在电视台吵了一架？怎么，你很讨厌她？”

这事没必要瞒，樊歆实话实说：“反正不喜欢。”

“很好。”慕春寅打了个响指，带着促狭的笑，“今晚就是她了。”

樊歆：“……”

豪华跑车将慕春寅载着离开后，家里只剩樊歆一个人。

樊歆环视四周，这房子面积太大而人太少，她每次待在客厅都觉得有冷风刮过。慕春寅这个变态，这么大的房子只让她跟他两人住，连用人都不要，家务全请钟点工，做完活就让人家走，导致家里半点儿人气都没有。

她讨厌这种感觉，起初她想住公司宿舍，可慕春寅不让，非说她这总裁生活特助必须二十四小时贴身伺候他。

贴身？确实贴身。两人虽然一人一间房，可卧室紧紧相邻，隔着单薄的一面墙，恨不得他带女人回来过夜她都听得见声响，不过倒也不能冤枉他，他从没带过。

嗡一声手机振动声响，樊歆回过神来，接了电话。

是她的闺密兼同事莫婉婉打来的，男人婆莫婉婉说话永远都是开门见山：“姐们儿，恭喜你耍唱电影主题曲啦！”

樊歆微笑：“我这样的新人一出道就能唱大片主题曲，恐怕无数人得眼红吧。”

“哈哈，管那么多干吗，在这个时代，凡事都要抱着去他妹的心态！”莫婉婉豪迈大笑，“我只能说做头条帝的特助就是牛！你一面是总裁特助，一面以艺人身份出道，工作梦想两不误！”

“小点声儿，盛唐上下都以为我只是新艺人，除了几个高层外，没人知晓我跟慕春寅的关系。再说了，什么总裁特助，就是个铺床叠被加做饭的。”

“如果这么简单，慕春寅为什么不找其他人做，单找你啊？”

樊歆无奈道：“我欠他的嘛，只能这样还债。”

这话仿佛揭开了什么，气氛沉下去，莫婉婉赶紧换了个话题：“对了，我听说温浅也加入了这部电影，担任音乐总监，那你们岂不是要见面？”

提起这个名字，樊歆嗓子眼里透着涩意：“今晚的酒局上，我跟他已经见了面。”

莫婉婉惊呼：“呀，你们见面了？怎样，他有没有很震惊，有没有悔不当初，有没有拉着你的手痛哭流涕，说从前对不起你之类的话？想想你曾豁出性命去爱他，想想当年生离死别的一幕，老娘对这个久别重逢的桥段充满了期待啊！”

樊歆清浅的语气里带着自嘲：“他没有认出我。”

“啥？”莫婉婉在那边吼了一声，“没认出来？”

樊歆轻笑：“对啊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。”

“咦？不该是这样啊。”莫婉婉沉思着，一贯嘻哈的口吻敛去，正色道，“他不是这样的人，可能是你脱胎换骨变化太大，他才没认出来。你在国外待了这么久，三月份回来时，姐见到你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！大学时的上下铺真是白睡了。”

她说得在情在理，樊歆无言以对。

莫婉婉又问：“那你要去告诉他你没有死，好好地回来了吗？”

樊歆道：“不，我不想再跟他有什么瓜葛。”

“为什么？当初要死要活地喜欢，如今就甘心归于陌路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樊歆低声浅笑，眉眼间有着不着痕迹的苦涩，“因为得不到，所以不想要。”

她缓了缓，又补了一句：“这是我在加拿大那五年，挣扎在手术台上时，悟出来